

白衣紫电

①

(台湾) 东方白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「台湾」 东方白 著

四 衣 紫 电

中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班 果

封面版式:韦 欣

白 衣 紫 电

(中)

(台湾) 东方白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33 字数:60 万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· 20,000

ISBN 7-225-01157-X/1 · 246 定价:32.80 元



新书介绍

不着东方白，枉到世上来

台湾武侠小说大师「东方白」先生，巨笔写春秋，泼墨话武林。长篇武侠巨著，风靡宝岛，震撼当世武坛，情节曲折，武功盖世；武中传情，钟情、殉情……侠义之中见英雄，为继金庸、古龙之后又一武侠大家，巨著面世，一饱大陆读者眼福。

第十五章 火谷老剖尸解道 连莲女路遇知音

山寨中很静，可以听到寨外的兽吼和猿啼声。这儿从未如此静过，现在龙潜父子在孤灯下相对，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爹，我本来想到死，我这种人活着简直多余，但我自裁即为不孝，如果爹亲手杀了我，孩儿可以瞑目，且不会落个不孝之名！”

龙潜道：“你死有余辜，但你的命很大。”

“是的，爹，这一次又侥幸不死……。”

“不是侥幸，而是遇上了君子。”龙潜道：“傅志是谁？你该想到了吧！”

“爹……孩儿愚鲁……”

“想想看他是不是‘一瓢山庄’少庄主颜学古。”

“是……是他？”龙三脸上的血色越来越淡。

龙潜站起踱着，道：“这小子才是命大，他不但学去‘左手刀’等人的功夫，也学会了爹的，甚至还学会了班达喇嘛的……”

“是他……”龙三道：“他居然甘为贱役，供我驱使。”

“他虽甘操贱役，却一点也不贱，想想看，他如果要杀你，你有几条命……”龙潜喟然道：“他不杀你，无非是念在我独此一子，要找个机会公平解决。唉！朋友十之八九是小人，而仇人又十之八九是君子。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”真正是语重心长。

龙三不愿承认唐、颜二人是君子，却找不出理由来否定，他是不是以为当时被颜、唐二人杀死比苟活好些？

“石擎天父女来干什么？”

龙三一窒，龙潜厉声道：“你这畜生死不足惜，难道你真要眼看着‘潜龙堡’败亡，在武林中除名？”

“爹，孩儿万死不足赎其罪……”他说了石擎天和金罗汉二人常常为他物色女人，送到寨中来的事。

龙潜居然没有吭一声，似也未感到惊奇。

“爹……”龙三跪在地上，道：“孩儿知道，您老人家内心有多么惊异和痛心，那么好的朋友，居然会引诱孩儿走邪路！”

龙潜踱了一会，道：“爹现在一点也不惊奇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爹……。”

“因为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找到了答案。”

“是什么事？爹！”

龙潜猛一回身，一字字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？”

龙三终于又说了石擎天把唐耕心弄来，正要残他，傅志及石绵绵出现施袭的事。龙潜忽然大声道：“好！太好了……。”

龙三茫然不知父亲的所谓“好”是指什么，但又不敢问。龙潜踱了一会，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。石擎天的女儿居然会……居然会……”他忽然大笑起来。

龙三心道：由于我的混帐事做得太多，会不会把爹气疯了？

龙潜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不信怎么成？天地间真有一股平衡的力量，使好人不会太绝望，也使坏人不会太得意。”

龙三跪在一边不敢插嘴。龙潜又道：“幸亏没有残了唐耕心，幸亏没有！”

“是的，爹……。”

“如果要残的话，你要残他多少？石擎天的意思又如何？他有未表示意见？一定要句句实话！”

龙三道：“依孩儿之意，要残他腿一臂，石大叔似乎不想留他活口，便也并未坚持，不过孩儿如今想来，他很可能在残了唐耕心之后会拖延止血，任他死亡。”

“你可知他为何如此恨唐耕心？”

“莫非唐的上一代和他有仇？”

“有仇不假，但这却不是真正的目的。”

“爹，您似乎近几月来在注意石、金两位大叔。”

“当然！因为名高惹妒，树大招风。”

“哦！听您的意思，好象石、金两位大叔包藏祸心，孩儿却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巴结孩儿，在父亲面前为他们美言而已！”

“愚蠢！”龙潜道：“你以为他们那么自馁？”

“爹，他们二人又能玩出什么花招来？”

“近来武林中出了一连串的怪事，如武当、少林被袭，据传说是龙不忘带人干的，好在当今掌门人都是老成持重之辈，经我解释之下，也都相信本堡不会做那种事，答应派人侦查。至于有人冒充龙不忘击伤少林长老慧空，冒充武当护法无极道人挫伤崆峒派长老太乙真人等等，看来是些微不足道的小过节，却隐藏极大的阴谋。只不过，当初你要是不劫唐耕心的镖，这一连串不幸或能避免！”

“爹，劫镖之事，孩儿迄未报告爹有关一切真象。”

“莫非也有人怂恿？”

“石、金两位大叔说，唐耕心的镖未出过漏子，因而夸下海口，无人敢劫。孩儿被他们一激，就做下了蠢事！”

“如果我还有个儿子，甚至只有一个女儿……”龙潜一字

字地道：“我早就让你在列祖列宗之前自裁了！”

“爹，孩儿知罪，终有一天孩儿愿以自己的血来洗刷‘潜龙堡’的污点。”

龙潜又踱着，龙三道：“爹，石、金二人背后是谁在为他们撑腰？”

“‘人间天上’……”说了这句话，就不再吐一个字，道：“颜学古在此所学的绝对比你多，你如果还想保住你仅有的左手，继续糟蹋粮食，就给我苦练，包括江雨楼等三人的左手技艺，爹近日教你的，以及班达大师教的。半年后，准你下山，但要经过我的考验。”

门外轻轻叩了三下，龙潜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属下宇文博。”

“进来！”龙潜负手站在前道：“龙三出去！”

“是的，爹……”龙三跪了半天，腿都有点麻了，出屋而去。宇文博把门掩上，道：“夫人下山，属下予以适当掩护。”

“你明知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些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曾败在一个年轻蒙面人手下……。”

“你猜想那年轻人会是谁？”

“属下猜想，可能是唐耕心！”

龙潜点头，道：“我想知道的仍不是这些！”

“堡主，属下知道的也只有这些，本来夫人找到了连姑娘，她卧病逆旅之中，甚为可怜，哪知一不小心就被她溜了。事后夫人研判，为她看病的是李天佐，背药箱的是唐耕心化装易容的……。”

“我希望知道的还不是这些！”

“那……”宇文博呐呐道：“属下没有什么可以禀报的了！”

“那你就请便吧！”

宇文博拉开门正要外出，又停下来，道：“堡主，还有一件事，属下之所以刚才未说，是因为以前说过，没有什么了！”

“既然没有什么，说出来也不会使你为难是不是？”

“属下当然并不为难。”宇文博道：“朴觉晓和夫人相识，似乎昔年他们就认识了，朴曾引夫人进入林中，交谈了约盏茶的工夫，好象上次报告过堡主。”

龙潜当然喜欢听到这类的话，并非说他喜欢自己的老婆和别人叙旧，而是希望知道这些秘密，也希望知道部下对他的忠心到了什么程度。龙潜不出声，面向窗外，似乎很平静。

“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单纯，但谈及了唐云楼。”

“唐云楼？”龙潜似乎对唐云楼十分注意。

“是的，堡主，夫人问及昔年朴及唐二人较技谁胜谁负？”

龙潜晒然道：“多此一问！”

宇文博道：“朴说唐胜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了！”

“是不是二人佯作动手，打斗甚为激烈，甚至朴觉晓还受了一点小挫折？”

“是的，堡主就像看到一样，不过属下仍要强调，他们没有什么……”

“我知道没有什么。”龙潜道：“他们有未谈到唐云楼在何处？”

“有，朴说唐云楼在另一女人身边，严如霜居然视若未见，真是怪事！”

龙潜笑笑道：“他们怎知这其中之奥秘？”

宇文博也不知其中奥秘，却可以看出龙潜根本不在乎朴觉晓和夫人接近，似知接近也没有什么，却绝对重视唐云楼和夫人的事。

朴说的“唐和另一女人在一起”的另一个女人，当然不是龙夫人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居然能据有了严如霜的丈夫，而获得她的谅解。

石绵绵一怒离开了唐耕心。本来恨小唐，但仔细一想，恨他实在没有道理，自己的行为太过分了。

她冒凤妮之名杀“一阵风”冯雷，又偷了大蝙蝠嫁祸连连，真正是一石两鸟，既能使凤妮绝症不治，又能使连连开罪唐耕心。

尽管她也为唐做了些好事，还是无法抹煞自己的丑行。尽管她和颜学古在山寨中救唐耕心，这功劳足以抵销一切罪行。

现在她不想见小唐和颜学古，更不愿见她的父亲和金罗汉。她无处可去，还要提防某些人计算她。

走累了在一半圯的小庙前石阶上歇歇脚，远处来了一个人，仔细打量此人的走路姿态，石绵绵忽然有所警觉。

这是个熟人，他是燕子飞，这是由于此人的走路姿态十分特别，有点八字脚，身子还两面晃。除此而外，此人算是相当英俊了。石绵绵立刻闪身小破庙内，但燕子飞到了庙前也坐在石阶歇脚。

停了一会，燕子飞道：“里面那位姑娘，请出来一见如何？”

石绵绵道：“小女子丑比‘无盐’‘螞母’，不见也罢！”

“丑美标准，见仁见智，姑娘不必自馁！”

“荒山野外，男女独处不便，公子请吧！”

“在下是非见不可！”“公子要看什么？”

“看看姑娘的容貌、身段和仪态。”

“看了以后呢？”

“如姑娘的造化好，一旦被选上，那可就快乐似神仙了。”

石绵绵走了出来，燕子飞不由一怔，本来石绵绵拚命吃大鱼大肉，尤其是肘子蹄膀什么的，在短时间内胖了很多。

但是，现在她却比她最标准的体型时轻了十来斤。似已超过了“燕瘦”的标准。这是因为石绵绵这几天心情恶劣，往往一天不吃饭。一天不吃饭不会体重锐减，心情恶劣却能使人憔悴消瘦。燕子飞望着她，道：“石姑娘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不，你正常的时候很美很美！”

“其实你看到的只是外型，而我的缺点你却一点也未看到。”

“姑娘有什么缺点？”

“比喻说，我的睡相不雅哩！胃肠不好喜欢放屁哩！吃相不好，‘唏里呼噜’发出很大的声音哩等等。”

燕子飞道：“姑娘有这些毛病吗？我以前怎么一直没？”

“你今后稍稍注意些就会发现了。”石绵绵道：“你们选择十全十美的年轻女人作什么？”

“承先启后，传播优良的种子，使下一代成为人中之龙或人中之凤。当然，如果仅仅具备了外型而无内在，比喻说聪明不足，智慧偏低等等，还是不行！”

石绵绵道：“这种人选，我倒可以为你推荐两个。”

“两个？噢！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颜凤妮和连连？”

“你以为武林中的女人，还有比她们二人更好的？”

燕子飞点点头，他生相俊美清秀，很多女孩子都没有他好

看。正因为如此，不免有点娘娘腔。燕子飞点点头道：“的确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发现比她们两人更美的年轻女人。”

石绵绵暗暗哼了一声，女人是很难捉摸的，她道：“要不要我告诉你颜凤妮的住处？”

“多谢！还有连连呢？”

“她也在这百里之内，自己去找，应该不难找到。”

石绵绵说了颜凤妮的地址，道：“你们组织叫什么名称？”

燕子飞道：“你最好口风紧一点，要不是看在你爹和金罗汉份上，你早就受惩罚了！”

石绵绵也知道对方不是怪她，她道：“我以后特别注意就是了，燕子飞可别对别人说是我告诉你地址的！”

燕子飞道：“我知道，怎么？你不与我同行？”

石绵绵道：“我还有事，就此分手如何？”一转身，“补乌”一声，顺风而来，燕子飞连忙掩鼻，道：“你的毛病果然不少……”这时石绵绵又打了两个饱嗝。

石绵绵道：“刚刚是不好意思，尽量忍耐，可是有人说忍屁不好……”说毕转身奔掠，一步一个，足足有五七个之多，要不是走远了听不到，可能有数十个之多。

石绵绵必须在燕子飞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使人以为她没有教养，甚至厌恶。而刚才这一手，可能是破坏形象的手法中最有效的一种了。

目前唐耕心和颜学古并没有找到那几种药物，也就是说，不知是何人偷去的，所以凤妮的情绪十分低落。

背后唐、颜二人谈起凤妮，唐耕心道：“我以为八成还是石绵绵或她的手下偷去的。”

颜学古道：“可能，连姑娘绝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”

唐耕心道：“我对不起连莲，蝙蝠失踪在她的屋中找到，显然是石绵绵嫁祸，我当时不察，伤了她的心！”

颜学古道：“唐子，在那山寨中，如果仅是我一个，只怕是救不了你。所以石绵绵对你，可以功过两抵！”

唐耕心道：“学古，你照料凤妮，我再去一趟青城。”

颜学古道：“唐子，你留守比我留守好些。”

唐耕心道：“我以为，必要时只好再去一趟青城，只不过目前我以为暗暗跟上石绵绵也许有用。”

“跟上她再把药物偷回来？”

“是的，药物一定在她身上或藏在某处。”

唐耕心去找石绵绵，颜学古陪伴小妹。但是绝未想到，颜学古外出买食物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凤妮和菊嫂都不见了，而且几乎看不出打斗过的迹象。

颜学古几乎昏倒，先在附近找，接着绕着那小屋放大范围找。

结果没有找到凤妮和菊嫂，却遇上唐耕心。唐耕心一看他的表情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抓住他的双肩，道：“学古，凤妮怎么了？”

“她……她失踪了……是我该死……外出买食物，最多不过半个时辰，她们主仆都失踪了……。”

唐耕心不能责怪他，两人都不免五内如焚，凤妮已够可怜的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她？唐耕心双手紧握，发出一阵暴响，狠声道：“八成又是石绵绵！”

“可能！我们两人分头去找……”二人分配了方向，立刻出动。唐耕心很恼火，如果证明是石绵绵干的，他不会再姑息。

意外的，凤妮此刻很惬意地坐在一个乡间别墅的精舍中，

那座位是名匠雕刻的太师椅，椅垫是湘绣，椅旁几上有茗茶和名点。当然，看来惬意，她内心并不惬意。

燕子飞坐在她的侧前方，态度十分虔诚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把我劫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只想帮助颜姑娘。”

“如果你真的要帮助我，马上送我回去。”

燕子飞道：“颜姑娘，正因为我要帮助你，才冒此大不韪，把你接来此处，也只有此处才适合疗养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我有绝症？”

“知道，但一旦我肯帮忙，那就不是绝症了！”

“你能治，真是大言不惭！”

“姑娘怎可小看在下？”

“连武林名医李天佐都没有把握，你是何人？”

燕子飞道：“李天佐并非没有把握，而是必须有几味灵药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！连名医都找不到那几种名药，你……”

“上次找到灵药的最大功臣就是我。”

“你？”凤妮一怔道：“莫非你就是燕子飞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我留下作‘火谷老人’的人质，姑娘以为唐、李二人就能得到蝙蝠及紫参等灵药？”

关于这件事，唐、李二人自然对凤妮说过，在当时，的确是此人援手。可是这人俊俏中有点娘娘腔，凤妮对他的印象不佳，道：“你假如有救我之心，也该设法通知唐大哥、家兄及李大夫。”

“姑娘写一封亲笔信，我代为转达，请他们三位放心，我能负责治愈姑娘的病。”

“是不是你能找灵药?”

“是的,‘火谷老人’是在下的义父!”

“既然你旨在救人,何不把我及灵药全交给唐大哥及李大国手?李大夫为我治病,是不是比你更妥当些?”

“有些事姑娘不了解,而在下又不便深谈。”

“有什么不能谈的,我看这只是藉口!”

“姑娘有所不知,在目前想计算唐大侠的人很多,而要对付唐大侠,最佳的方式就是控制姑娘。”

“这么说,你也是计算唐大哥者之一了?”

“在下例外,因为我是救姑娘的!”

凤妮大声道:“好意心领,如果固疾难治,我宁愿死在唐大哥身边。”

“姑娘,你完全不知道情势之险恶,你在唐大侠身边,备倍增他的危机,使局面更糟!”

“那是我们的事!我只想知道,你为什么如此善心非救我不可?”

“你不明白……”燕子飞站起踱着,道:“你永远不明白,但我可以告诉你。你和唐大侠的至情至性,深深地感动了在下,所以决定……”

“很动听的动机,但我不信。”

“姑娘,信人示己之诚,疑人显己之诈。不信我也没有办法!”

“你如果不把我送回去,我就认为你是个大坏蛋!”

“这样吧!我带姑娘去个地方看看,如果姑娘仍以为我是信口胡说,就任姑娘自去。”

“去看什么?”

“姑娘最想看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最希望马上看到家兄、唐大哥和李大国手三人。”

燕子飞考虑了一下，道：“姑娘，我希望你到时候能听在下的指示，不要冲动，以免误了大事！”

“合理的，我当然听你指示，不合理的我为什么要听？”

“好！合理的，有益的，你一定会听？”

“当然，要不，那不是是非不分了？”

燕子飞伸手一让，道：“走吧……。”

颜凤妮和他出了别墅，顺着山中小路走去，此刻大约是一更稍过。燕子飞道：“姑娘的体力能奔行多远？”

“三十里以内，但不能太快！”

“够了！不超过三十里，就以姑娘的不疾不徐奔行方式前往，在下在前领路。”

“燕子飞，你要带我去看什么？”

“姑娘最想看的人。”

“是家兄和唐大哥等人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！只不过也许还有别人……”

凤妮再问，燕子飞就不回答了。大约奔行十里左右，燕子飞自动坐下休息，他当然不会奔行十里就累了，而是为了凤妮。

凤妮的确也需要休息，道：“燕子飞，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至少不是很坏的人。”

“这等于承认，你也不是好人。”

“不是，只不过世上的人有几个敢说自己是好人？”

凤妮道：“这话也对，至少你敢承认自己是坏人！燕子飞，你到目前为止，做过多少坏事？”

燕子飞道：“不少，但目前不便告诉姑娘，只是可以说明一下，那些坏事大多奉命行事。姑娘走吧！”

再奔行十余里，燕子飞又停下来休息。

“燕子飞，你到底要带我去何处？”

“不远了！马上就到。但姑娘看到任何事，千万不要出声。”

“看看再说吧！”

“如不严格遵守，咱们二人会有杀身之祸。”

二人再奔行六七里，进入山中，山坳中有一片梅林，林中有个“静花庵”，规模不算大，庵内似乎已无灯光。

“姑娘千万别出声，姑娘只要看就成了！”

燕子飞打个手势，便跳上了后墙，凤妮心头一震，此人如此年轻，居然有此上乘轻功。这工夫燕子飞在墙上打个手势，已飘落墙内。凤妮上了墙，见燕子飞在一株不太大的树上向她招手，凤妮真不懂，他到底要带她来看什么？

凤妮也掠到树上，看来此处的戒备并不太严。事实上，这儿却应该是个戒备森严的地方。

燕子飞以“蚁语蝶音”道：“要小心了！并非此处是等闲之地，而是他们绝对以为外人不知此处是什么所在，所以不免大意，这也正所谓“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正是最安全的地方的道理。”

燕子飞显然对此处甚熟，领先在前，穿过一层神殿，在偏殿后窗外夹道中停了下来，立打手势——噤声。

这偏殿中显然有人，甚至不少于五七人，但却无人说话，只听到砍肉劈骨或者把肉自骨上剔除的声音。